

演唱丛书

向 阳 坡



9.07

蒙古人民共和国

向 阳 坡

《呼和浩特文艺》编辑部 编
呼市文化馆《群众演唱》编辑组 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.25
1974年12月第一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2,950册
统一书号:10089·57 每册:0.31元

目 录

向阳坡(二人台)·····尹绍伊编剧 集体修改	(1)
家就住在山那边(小歌舞)·····内蒙古铸锻厂宣传队	(28)
采药(小歌舞)·····赵力群编剧 德伯希夫配曲	(39)
山村新医(坐唱)·····张 珍	(50)
马背教师战敌顽(快板书)·····孟 新	(58)
让水(快板书)·····毕力格太	(73)
爆炸军火(快书、快板联唱)·····杨春和 李春山	(83)
编柳筐(山东快书)·····姬宝宝	(93)
英雄柳下跖 严辞斥孔丘(山东快书)·····梁希侠	(98)
王小刚夜捉纵火犯(山东快书)·····殿 月	(112)
家庭批判会(天津快板)·····任卫新	(119)
红英(相声)·····李春山 金增荣	(124)
广阔天地(相声)·····王才元 李晓敏	(134)
西门豹治邺(故事)·····王新德	(142)
边防线上(快板书)·····裴秀海	(151)

向 阳 坡

(二人台)

尹绍伊编剧

集体修改

时间 一九六八年。

地点 大青山区某大队。

人物 李春风——女，二十八岁，共产党员，“六·二六”
巡回医疗队医生。(春)

云振山——男，五十岁，大队党支部书记。(云)

田奶奶——六十多岁，贫农社员。(奶)

小 兰——十六岁，田奶奶孙女。(兰)

改 香——三十八岁，小兰的二姑。(香)

男女社员若干。

冯守仁——原名郎继堂，男，五十多岁，公社卫生院
大夫。(冯)

布景 远处，大青山层峦叠翠，千嶂生辉；近处，田奶奶家院内，朴素大方，干净利落。一棵大榆树下放着桌、凳，桌旁放着一只编了一半的药篓。右侧是通往街外的矮墙、栅栏门；左侧是田奶奶家的住房，房角设一个春灶。

〔乐曲。

幕后合唱：文化大革命春雷响，

山山岭岭换新装。

“六·二六”战士进山来，

红太阳光辉照四方！

〔幕在歌声中徐徐拉开。小兰在欢快的音乐声中，身背一捆荆条上。

兰 （唱）满坡的庄稼浪滚浪，

层层梯田好风光。

社员喜开丰收镰哟，

学大寨战歌满山乡。

（放荆条，奔屋门。向内喊：“奶奶——”）

〔奶内应：“喂！”由屋内走出。

奶 兰子，回来啦！今天又做甚营生来？

兰 （扶奶奶坐在凳上）跟我振山叔去南梁上割莪麦去啦！

（高兴地）奶奶，今年咱们向阳坡上的庄稼长得可好啦！

奶 是啊，那天你春风姐就说，咱山区的庄稼都长得不赖。

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！

兰 今年咱们向阳坡大队亩产超《纲要》没问题！

奶 （高兴地。忽然想起什么）哎，兰子，你给奶奶割回条子了吗？

兰 割回来了，给您！

奶 （接条子，抚摸着）那奶奶编的这只药篓呀，今天就算成了，你春风姐背在身上，嘿！

（唱）背上它采药攀山梁，

风里雨里无阻挡。

百草满筐情满筐，
阶级情谊似海洋。

（熟练地编药篓）

兰 奶奶，您整天不是编箩头，就是编药篓，为农业学大寨出力可真不少啊！

奶 这算个甚？奶奶要是能看见，早和你们一块参加学大寨改天换地去了！（无限深情地）站在大青山上，好好看一看咱们社会主义的新山区。唉！可奶奶这眼——

兰 奶奶，刚才我听振山叔说，春风姐给您治眼的方案，医疗队党支部已经批准了。春风姐回来，一定能给您把眼睛治好。

奶 那可太好了，奶奶我连作梦都盼着这一天呐！唉！可奶奶这二十多年的老病，就怕不容易治好啊！（又编起筐来）

〔冯守仁上。〕

冯 田奶奶。

奶 噢，冯大夫来啦，请坐吧！

冯 田奶奶，您的眼最近好一点儿了吗？

兰 冯大夫，你又给我奶奶治眼病来啦？

冯 你奶奶是我主治的老病人喽，我来看看！

奶 冯大夫，为了我这双眼，你从公社卫生院几次到我们这小山沟里来，可真让你操心啦！

冯 哪里，哪里！经过文化大革命，批判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，城里的医疗队都下来啦，我也要积极地配合呀。田奶奶，您吃了我那副药感觉咋说？

兰 你那副药还没吃呐！

冯 那——

奶 我这两天吃的是医疗队李大夫给我配的药，眼睛不红也不肿了。

兰 李大夫回来，就要给我奶奶做手术了——

冯 做手术？啊！那——那好哇！李大夫医术高明，敢作敢为，咱们应该大力支持！（顿）不过，万一手术出点差错，引起双眼发炎，长期头疼，不能复明……

奶 听冯大夫的意思，这手术不能做？

冯 田奶奶，我不是说不能做手术，我是说，在咱这小山沟里做这样的手术，可太有点儿……咳，现在的年轻人，都想出出名，创创新，明知没把握，可偏要搞试验！

奶 搞试验？（信赖地）春风可不是那种人呀！

（唱）春风她进山为我治眼病，

心里想的是贫下中农。

她身背药箱走千家，

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。

冯 是呀，这一点我还要好好向李大夫学习呀！田奶奶，我再给您检查检查！

奶 检查？那也好。

〔三人进屋。

〔音乐起。春风内唱：

红旗指路豪情壮，

〔春风身背药箱，英姿飒爽上。

春 （接唱）

送医送药进山乡。

药箱虽小连千家，

为人民除疾苦救死扶伤。

(向屋内喊) 小兰!

兰 (内应) 喂! (从屋内奔出, 亲热地拉住春风) 春风姐!

春 小兰, 奶奶呢?

兰 在屋里。公社卫生院的冯大夫, 又来给我奶奶治眼病来啦!

春 冯大夫——(放药箱, 欲进屋)

兰 (向内喊) 奶奶! 春风姐回来了!

奶 (出屋) 春风! 春风!

春 (迎上) 田奶奶!

奶 孩子, 你可回来了!

〔春风扶奶奶坐在凳上。〕

冯 (出屋) 李大夫回来了, 路上辛苦啦!

春 噢, 冯大夫早来啦!

〔奶奶依然编筐, 倾听着。小兰进屋倒水。〕

冯 李大夫, 给田奶奶治眼的方案, 医疗队批准了? 不知打算咋治呀?

春 准备采用针拨疗法。

冯 针拨疗法——唔, 这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呀, 不过据我的看法, 这二十多年的白内障——还能具备手术条件吗?

春 冯大夫, 经过诊断, 田奶奶双眼的光感、光定位、色觉一切良好, 完全具备手术条件!

冯 李大夫, 田奶奶的眼病, 城里名医都认为是不治之症, 我也曾想方设法多次治疗, 可还是没有效果。只怕针拨后, 也不一定能复明吧?

春 冯大夫，过去被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统治的医院，哪管贫下中农的疾苦。现在，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，有党的领导，群众的支持，只要大夫们认真负责，针拨后，田奶奶双目复明，大有希望！

冯 噢！

春 （唱）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，
“六·二六”光辉照山村。
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要批判，
一定让田奶奶重见光明！

冯 啊，对，对！李大夫说得对！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害人不浅啊！应该想办法治好田奶奶的眼病，给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一个——对，一个沉重打击。可是——李大夫！

（唱）田奶奶患的是多年老病，
论技术咱也不比名医高明；
万一这手术出点差错，
医疗队的名声可不好听！

〔小兰端水上。

春 （唱）治眼病为亲人解除痛苦，
为的是把党的关怀送到山村，
人民的医生敢于承担重任，
有什么名声好听不好听。

冯 对，对！还是李大夫觉悟高，我要好好向你学习。我不过是为田奶奶的眼病着想啊！

奶 冯大夫，你对我这眼病也没少费心哪！

冯 咳！我是此地人，又是此地的大夫，这也是应该的嘛！

奶 此地人？我听你的口音，不象此地人吧？

冯 （支吾）噢，……田奶奶，我一直就在此地行医。

奶 冯大夫，我怎么听你的话有点儿象雁北口音？

冯 雁北？（一怔）噢，行医多年，雁北那地方去过，可能习染了一些口音。（忙转话题）李大夫，我先到别处去看看，如有用我之处，一定尽力。（下）

〔春风注视冯的背影，沉思。

春 田奶奶，您刚才为甚打听冯大夫的口音？

奶 我听他的口音好耳熟呀！

春 好耳熟？（引起注意）

奶 他老说他是此地人，可我总听他的口音象我老家雁北口音，更象我认识的一个人！

春 谁？

奶 郎继堂！

春 郎继堂！？

春 田奶奶，郎继堂是什么人？

奶 我们老家的一个地主。（怒火满腔）就是他，逼得我家破人亡，害瞎了我这双眼——

春 田奶奶，您把这血泪家史再讲给我们听听吧！

兰 奶奶，您就再讲给我们听听吧！

奶 唉！（一阵隐疼）二十多年啦——

（唱）提起眼病话更长，

历历往事涌心上。

旧社会逼得我家破人亡，

双眼记下血泪账。

我原是山西雁北人，那年天遭大旱，颗粒不收。狗地主

郎继堂逼租讨债，狠如豺狼！那年冬天，我那儿子，连冻带饿，染病在炕，乡亲们帮我家凑了二斗杂粮，孩子他爹到地主郎继堂的药铺换药。那狗地主，蛮不讲理，说甚：“有粮吃药，无粮还账？”不由分说，上来就抢。孩子他爹跟他讲理，那郎继堂叫来狗腿子一帮，棍打鞭抽，活活地把他打死在药房。我闻讯赶去，揪住郎继堂不放。那……那人面兽心的郎继堂，他……他一脚踢在我的胸膛……

〔小兰抽泣，春风激动地走近奶奶跟前。

奶 乡亲们把我背回家来，可……可我那孩子他……他已死在了炕上。我悲愤交加，从那时起，我这双眼就再也看不见阳光！

兰 （扑在奶奶怀里）奶奶——

奶 （唱）乌云满天恨满腔，
乞讨流落到山乡。
天下穷人心连心，
小兰爹把我当亲娘。

（《东方红》乐曲大震。）

霹雳一声震天响，
青山处处映朝阳。
穷苦人翻身庆解放，
咱一家过上好时光。
只盼望早日睁双眼，
亲眼看看红太阳！

春 （唱）田奶奶她把往事讲，
仇恨怒火烧胸膛。

旧社会，豺狼当道夜茫茫，
劳苦大众盼解放哪，盼哪，盼哪，

盼解放！

新社会，霞光万道东方亮，
青山着意迎曙光。

毛主席挥手指航程，

“六·二六”战歌震山岗。

春风我身背药箱为人民，
把党的温暖送进庄。

田奶奶啊，

红太阳光辉照山村，

有党的关怀，定让您重见阳光！

奶 （激动地握住春风的手）好啊！

春 田奶奶，您是不是怀疑这个冯大夫是……

奶 这我倒没把握。这么多年了，光听声音就怕听不准啦。
春风，解放后，我也曾叫人写信到老家打听過郎继堂的下落，可回信说他土改前已经逃走，听说死在外面了。
最近，你们要给我治眼，这个冯大夫对我特别关心，可
我总觉得他……唉！我要是能睁眼看看就好啦！

春 田奶奶，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，这是
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，我们一定给您把眼治好。

奶 春风，奶奶我一百个信得过你，你就大胆地给我做手术
吧！

春 小兰，你按时给奶奶吃药打针了吗？

奶 （风趣地）春风呀，你这几天不在，小兰呐，都快成了
大夫啦！哈，哈，哈……

兰 （羞怯地）奶奶——

春 （从药箱内取出一本书）小兰，你把这《赤脚医生手册》好好学一学，再通过实践，就一定能成为咱山区的第一代赤脚医生！

兰 （接书）春风姐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象你一样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
春 咱们都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革命精神，为咱山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！

奶 对！为咱山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！

兰 （坚定地）喂！

春 小兰，咱们再给奶奶检查检查，等你二姑来了，就给奶奶做手术！

兰 好！

〔三人进屋。

〔改香上。

香 （唱）医疗队要给我妈做手术，

时间定在今儿晌午。

改香我一听心焦急，

急忙来找李大夫。

咳，李大夫要给我妈妈做手术呀，这哪行啊！刚才公社的冯大夫对我说，用银针拨拉的手术，根本治不好，弄不好还要出危险。他还说，这是用我妈的眼做试验。我得找李大夫，和她说一说。（向屋内喊）李大夫！

〔春由屋内走出。

春 二姑，你来得正好！

香 李大夫，我也正要找您呐！

春 找我？

香 李大夫，听说你要给我妈做手术？

春 是啊！

〔奶奶出屋，站在门前。

香 哎，李大夫！（把摘掉的头巾放在桌上）

（唱）眼睛的手术不简单，

一不小心就会出危险。

万一有点儿差和错，

再想复明难上难。

奶 改香子，你这说的是甚话？人家春风为咱贫下中农治病，把心都操碎了，你——

香 妈，您可不能大意呀，谁能相信这眼睛拿针能拨拉好？

春 二姑！

（唱）医疗队为群众解除病患，

贫下中农和我们心心相连。

众医生精心检查制定方案，

党组织对此事研究再三。

春风我为人民愿挑重担，

二姑你别顾虑把心放宽。

香 李大夫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说就咱们这小山豁拉子，土家土炕的，哪能做手术？再说，要是用针这么一拨拉，伤着瞳仁那就麻烦了。

奶 改香，妈就信得过春风，就是治不好，也能找点儿经验！再不能让这种病坑害咱贫下中农啦！

姑 那——（语塞）

〔云振山上。

云 春风，手术准备好了？

春 振山叔来啦！我们正在准备。只是二姑思想上还有顾虑。

云 改香，你有甚顾虑？

香 振山哥，你也知道，我妈她孤苦零仃一个人，从口里来到口外，我和我哥把她当成亲妈一样，虽说不是亲生的，可真比亲生的还要亲呐。她老人家万一有个好歹，我这心里——

云 改香啊，给你妈做手术的方案是春风和医疗队几位大夫共同研究制定的，是经过医疗队党组织批准的，有充足的科学根据，咱们大队党支部也坚决支持，你就放心吧，没错儿！

香 那——

〔小兰上。

兰 春风姐，都准备好了，快给奶奶做手术吧！

奶 对，春风呀，你不用听那些话，你就快点儿给我做吧。

春 二姑，你应该相信，这白内障只有做手术才有治好的可能。

香 既然我妈同意，那就试试看吧。

春 振山叔！

云 春风，大队党支部坚决支持你，你就大胆的干吧！

春 振山叔，大队党支部给了我这么大的支持，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。（转向奶奶）田奶奶，马上给您做手术！

众 好！

〔改香不语。

〔众相继进屋。音乐起，幕后合唱：

“六·二六”光辉照山村，

党的阳光暖人心。

银针闪闪情似海，

掏尽红心为人民。

〔少顷，改香由屋内走出，回首望屋内。〕

香 （唱）屋里的手术正进行，

我又是担心又高兴。

喜的是，银针送来回春暖，

老妈妈从此能见光明；

怕的是，倘若真是搞试验，

（夹白）那可真害了我这——

（唱）相依为命的老母亲。

〔焦急地望着屋内，欲进屋又止。〕

（接唱）左思又想没主见，

真叫我坐立不安宁。

〔小兰出屋。〕

兰 二姑，手术做完了。

〔云振山、春风出屋。〕

香 李大夫，这手术——

春 按原方案进行的，一切顺利！

云 春风，下一步需要咋护理，你就叫小兰给你当个助手！

春 田奶奶需要安静地卧床休息，不能走动。小兰，（拿出一瓶药）你呆会儿给奶奶把这止咳药喝了。千万不要让奶奶受震动，不然会产生前房出血，影响复明。

兰 （接药）喂！

春 振山叔，为了让田奶奶早日复明，还需要吃几副草药，配合针灸，现在只缺一味“夜明砂”。

云 “夜明砂”？——（突然想起）有哇！

(唱)前几年放羊遍山行，

“夜明砂”出在白云岭。

春 (高兴地)白云岭上有?太好了，我这就去采! (欲背药篓)

香 (急拦)上白云岭?那可不行!

(唱)白云岭悬崖峭壁多险路，

女人家上山哪能行?

云 是啊，春风，你一个人上山太危险，等我把队里的事安排好和你一块儿去。

春 振山叔，

(唱)看眼前秋收“三抢”任务紧，

学大寨那能离了您这带头人!

共产党员不怕闯险路，

毛主席指路我攀登。

胸怀朝阳向前进，

无限风光在险峰!

云 (赞许地)好，春风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啊!我这儿忙完了，就去接你!

春 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药采回来! (脱白大褂背药篓欲走)

兰 春风姐，我和你一块儿去吧!

春 小兰，护理工作也需要你呀!好好照顾奶奶，不要让奶奶起来，更不能让奶奶受震动啊!

兰 (点头)嗯!

春 振山叔，我走了。

云 (为春风检查行装，满意地点点头)好!

[春风下。云、兰、香目送春风。]